



村口的老石碾。
(闫文松 供图)

我坐在推石碾的木棍上长大

闫文松(汶上县南旺镇)

随着时代的变迁,村里许多老物件早已淡出我的生活,然而村口这盘老石碾一直在,它曾经伴我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

听母亲说,我就是坐在推石碾的木棍上长大的,那时我

常听着石碾发出的吱呀吱呀旋律进入梦乡。后来在我模糊的记忆中,自己还学着像大人一样帮母亲推石碾,有时趁母亲不注意,用小手把溜到边上的粮食往中间推两下。围着石碾一圈又一圈跑累的我,经常帮着母亲把口袋撑起并将碾好的

玉米面装进去,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二十多年过去了,村口的这盘老石碾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目睹了村里祖祖辈辈户人艰辛岁月的同时也闲置了下来。如今的老石碾用的

机会很少,几乎每个家庭都是买成品面粉,它早已失去了原有的磨面和碾米的功能。村民之所以不愿意丢掉它,是因为和它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它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但愿老石碾能够保留下去,直到永远。

齐鲁晚报



A08

编辑:任志方
2019年2月23日
美编:宫照阳
星期三
组版:继红

乡忆



一架看似普通的木犁,刻下的是漫漫八十四载的点点滴滴。(刘凤来 供图)

木犁上刻下了漫漫八十四载的点点滴滴 15岁头回拉犁时的 艰涩、颤抖至今难忘

家里的两把铜鞋拔子
从奶奶
传到我这一代



刘勇(平阴县居民)

鞋拔子,一提起来,有些年轻人可能会感到陌生,其实注意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有些品牌的厂家现在还会配备塑料鞋拔子供客户使用。我是奔五的人了,在农村长大,小时候经常使用铜鞋拔子。那时候都是家长给做布鞋,一般都做得很紧,如果时间不长把鞋穿懈了,鞋就不跟脚了。穿新鞋的时候脚指头伸进去后,脚后跟要落到鞋里确实要费点劲,这时就需要借助铜鞋拔子,插到鞋的后跟里,脚后跟借着鞋拔子的滑溜使劲往下一蹬就下去了,同时把鞋拔子提上来。

家里有两把铜鞋拔子,一把素面无纹,比较常见;另一把铜鞋拔子,看起来铜色光亮,使用痕迹明显,也有岁月留下的痕迹,感觉是民国年间的物件。据年近八十的父亲讲,这物件是奶奶传下来的,他那时候也常用。印象中,几乎家家都有这么一件家什,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算比较重要的一个物件,两三代人接连使用一个鞋拔子从逻辑上也讲得过去。

我对这件东西比较喜爱,是因为上面有文字,提供了一些信息,我识读为“济南祥云绸缎鞋帽庄”,看来济南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家商号,在卖鞋拔子的同时也给自家做广告进行宣传。这件鞋拔子,让我对以往的生活以及民国时期的有关历史加深了了解。

刘凤来(胶州市胶东街道丰隆屯村)

我今年已经84岁了,虽然在别人看来有些迟钝,但是身子骨十分硬朗。人生已经迟暮,现在最大的爱好只剩回忆往昔,一生之中我最珍贵的除了家人之外就是一架看似普通的木犁,因为只要看到木犁,八十载匆匆而过的年华就会涌上心头。

木犁是我父亲自己制作的,木料是家中院子里长的一株老槐树,那一年我刚刚出生,

因为家中添丁,所以需要添置农具来图个吉利,于是父亲砍了在院里生长了多年的老槐树制作了这架木犁。因为我的父亲是独子,所以在那个年代非常不易,父亲驼背拉犁,母亲在后扶犁的景象在晚霞的映照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我第一次拉犁是在15岁的时候,背上被绳子勒出的血痕和每前进一步的艰涩、颤抖至今难忘。这一年,我不但第一次感受了拉犁,还第一次坐在地头和父亲抽烟,拉完犁后母亲给我擦

汗,弟弟给我倒水的感觉让我瞬间认识到自己成了大人。

我是家中长子,身后还有三个弟弟,因为勤劳节俭,在20岁的时候家里养了一头大黑牛,在大黑牛成了家中一员之后,父子四人也就告别了拉犁的苦差事。再后来,兄弟分家父亲把木犁给了我,但是兄弟四人依然共用这架木犁。每年到了春耕的时候,大黑牛就拉着木犁走过我们兄弟四人的每一寸田地,年复一年,虽然木犁的铁齿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是木犁却在我们的照料

下完好无损。后来,我和弟弟都有了孩子,这架木犁又交到了年轻人的手上,牵牛、扶犁、绑绳子、调犁齿这些技术再一次被传承,木犁也默默地在更多的土地上划下了自己的足迹。再后来,种田用上了现代化机械,这架木犁已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我还是视之如珍宝,怎么也舍不得丢弃。这架木犁是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并创造了一个家族的图腾,木犁上刻下的是漫漫八十四载的点点滴滴。

村里唯一保存完整的煤油灯

家有喜事的都去借来绕村走一圈

柳斌(济阳居民)

煤油灯,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或许偶尔在书本上看到或者听老人讲起过。不过在我们村里还保存着一只煤油灯,与传统的“古董”不同,这只煤油灯一直在用,但不是用来照明,而是一种象征或者符号。

我家住济阳县的一个农村,每当村里有人结婚时,往往会用到这只煤油灯。在村民结婚的前一天傍晚,村里有种风俗习惯叫“行礼”,由专门的人提着煤油灯领着新郎和吹鼓手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然后走回来转一圈,意思是要告诉村里人我家有喜事,要结婚了。

据村里的老人讲,村里自古以来就有“行礼”的风俗习惯,以前提煤油灯是照明用的,临出门时先用火柴把灯点着。

现在虽然已经有了电灯和路灯,不过提煤油灯的习惯一直延续着,煤油灯的作用已不再是照明,更多的是一种符号或者象征意义。

我找到这只煤油灯是在村民王建福家里,他家的儿子刚结婚不久,煤油灯还在他家里存放着,这也是村里唯一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只煤油灯,谁家喜事,往往到刚结婚的人家去借。王建福说,以前很多农村家中都有煤油灯,但是随着电灯的普及,家里的煤油灯该扔该卖了,能保存下来的往往是村里的仔细人。

经过几十年的存放,这只煤油灯已经锈迹斑斑,不过煤油灯的底座、灯罩、提手等各部分都保存完整,底座有专门加注煤油的地方,灯罩为透明玻璃罩,顶部有排烟的气孔,外侧有专门的提手。煤油灯内部还

有专门的灯芯,每次点灯前,先拨动开关将灯罩升起来,用火柴将灯芯点燃后,再拨动开关,将灯罩降下来。此外,煤油灯内部还有齿轮状的装置来调节灯芯的大小从而达到调节亮度的目的。由于煤油灯很多地方已经锈坏,现在已经无法点燃。

经过打听,我终于找到了煤油灯的主人潘敦元。今年74岁的潘敦元老人介绍说,这只煤油灯是1980年前后买的,那时候一只煤油灯三四块钱,最大的优点是灯芯有灯罩罩着不怕风吹,所以经常用作室外的活动。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经常把它绑到竹竿上放到院里用于照明,有时候晚上到地里干活也提着,平时家里的照明也用煤油灯。”潘敦元说,煤油灯比现在用的蜡烛要亮些。村里人说,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能买得起煤油灯的都是村里比较富裕的家庭,贫穷人家只好用棉线和铁盒自制棉油灯,柴油灯用来照明。直到1991年村里拉上电线,煤油灯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潘敦元的煤油灯。
(柳斌 供图)